

心头，那份挥之不去的爱

回族/马克

回族文学

93

沿着莲石路西行，穿过永定河上的漫水桥，抬头望去眼前是苍松翠柏，一片葱茏。这就是位于西山脚下，永定河畔的回民公墓。

两年前，爱人在阜成门外海军总医院病榻上，与病魔历经七八个月的搏斗，最终永远离开了她的亲人和她心爱的社区工作者的岗位。于是，在永定河畔，又多了我的一份牵挂。

公墓位于一处山坡上，沿着山坡往上走，绿树掩映中是无数镌刻着中文和阿拉伯文的墓碑。据说，这里安葬着数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其中不乏像杨静仁、安士伟等这样的名人。在一片开阔地带，我为爱人选定了一处墓地。当我带着墓地工作人员挖下第一锹土时，我的眼睛还是湿润了。我知道，和我相濡以沫、风雨同舟二十余载的爱人就要长眠在这里了。

爱人跟我结婚以后，没有享什么福。在我二十多年的军旅岁月中，我和她聚少分多。先是结婚后两地分居，过着牛郎织女的日子，我们俩少了许多卿卿我我、花前月下。记得那时我在武警总队司令部当干事，分管干部工作，工作量很大，经常是加班加点地工作。在她探亲来京的短暂停间里，我很少陪

她到京城各处去逛逛。她常常跟战友的家属讲，我家的老马天天都在忙，下班之后总是吃完饭一抹嘴，又回办公室了。后来，爱人随军来到北京，我的工作又调整了，家住在城北的军营，我在城南新组建的武警某师师部上班，和爱人又是分多聚少，家务事总是她一个人操劳。随着我在部队职务的调整，后来的日子总算稳定了，尤其是当我转业到地方工作之后，家里的条件渐渐好了起来。我建议爱人抽时间带孩子出去旅游，到处转一转，看一看。我知道，她看我经常参加单位或者是作家协会组织的外出活动，很是羡慕，也埋怨我不带她和孩子出去玩。每每这时，我常常以活动是单位组织的，不便带家属为由来搪塞她。而面对我让她出去到全国各地逛一逛的鼓励，她又舍不得花钱了，还自得其乐地说，让女儿替我去逛吧。她是在女儿考上大学，和我亲自把女儿送到大学后不久，病倒在床的。回想起来，当初或许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让她在一直坚持着，才没有倒下！

在社区工作站，爱人是个热心肠。单位同事谁在节假日因为家里有事值班来不了，她总会给同事说，你去办事吧，我来值班。社区工作站办公室就在楼下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每逢中午她总会做一些馅饼之类的午餐给大家送去。我在家的时候，她会给我讲，老公，我给他们送两个馅饼去，我知道实际上她端去了一盆，办公室里五六个人等着吃呢！社区有个王大姐，家庭条件不好，她就找到几个同事商量，每个人拿出三百、两百的资助这位大姐，帮助缓解一下困难。她躺在病榻上的时候，还不忘记给我说，王大姐家困难，你别忘了到时候拿几百块钱帮帮她家。

在家里，爱人也是个热心肠。他们家兄妹几个人的孩子，几乎都是她一手操持带大的。孩子们要上学了，她跑前跑后去联系学校。哪个孩子有个头疼脑热，也都是她带着

孩子去医院挂号找大夫。我曾经开玩笑地给她说，你们家什么事都是你去操持，你生了几个孩子啊？她却说，你们家的事我也管啊！是啊，在她病倒之前不久，她还带着女儿回到我乡下的老家。走之前，她特地跑到西单图书大厦给孩子们买了一些书包、笔等文具，送给我的几个侄子、外甥。

几年前，我们从礼士路武警大院搬出来，在国家计委红塔礼堂的对面住了下来。这里往西不远是风景优美的钓鱼台国宾馆，国宾馆对面是几公里长的条形街心公园。国宾馆的墙外是一排排高大的银杏树，每当深秋季节，银杏树叶由绿变黄，远远望去，蓝色的天空下，金色的银杏树林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络绎不绝的人们蜂拥而至，纷纷驻足拍照留影，当然也少不了拍影视剧的剧组来此处拍摄外景。而这时，我们俩也常常过来凑凑热闹，晚上到这里来遛弯儿，分享一下这美好的时光。但是，在散步时她碰到街坊邻居后，就走不动了，之后便会朝我摆摆手说，老马，你先回家吧，我再转一圈去。之后，便乐呵呵地和街坊一起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之中。今天，当我一个人在夜色中孤独地踯躅在钓鱼台门口街心公园的时候，我仿佛看到她和我一起散步的身影，仿佛听到她往日那快乐的笑声。

在海军总医院住院时，爱人也总是喜欢帮助同病房里的病友。一个东北的老太太独自一人来京看病，据说身患几种癌症，天天乐呵呵的。爱人见老太太没有喝水杯子，就给我说，再送饭来时从咱们家拿一个新喝水杯子送给老太太。病房里，有一位中年妇女带着女儿从南方来京看病，为了给女儿看病，花了不少钱，做母亲的吃饭总是很节俭，有时就吃一个烧饼或者一个馒头，仅有的一点菜都给女儿吃了。爱人就给我说，把咱们的饭票给她们一些吧，咱们没有了你再去买。有时候，朋友们来医院看望她，带一些水果、饮料、饼干之类的，她总忘不了给病房

里其他病友分一些，让大家都尝尝。她看病房搞保洁的师傅挺辛苦的，天天把病房收拾得很干净，就给我说，老马，给保洁师傅写一封表扬信吧！

爱人是个对工作特别上心的人。在她病倒之前，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记得她当时负责几栋楼的人口登记，由于人们白天都去上班不在家，于是晚上吃完饭之后，她就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登门家访。我劝她别这么辛苦，她说没事。而当她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时，她常常又说，老公，刚才爬上爬下的，累死我了！她躺在病床上还给我念叨，几号楼几单元家访工作还没有干完呢！我宽慰她说，你的同事们已经替你干了。她说，是吗？那又让人家受累了！她做开颅手术不久，我单位领导来医院看望她，她对李政委歉意地说，我生病住院让我们家老马耽误单位工作了！

我不喜欢女同志浓妆艳抹，爱人和我结婚以来基本上是素面打扮。有时候，她会跟我开玩笑说，我要化妆出去玩了，看我画个眼线好看不好看。我知道，她只是自己臭美一下，等我夸她几句后，她就把妆擦掉了。在她病重的日子里，她所在的单位给女职工发了一个化妆包，里面有小镜子、眼线笔、粉刷之类的东西。当我从她同事手里接过化妆包，回头看看躺在床上被病魔折磨得已经没有什么生机的她，我的内心充满了歉疚。

爱人比我大一岁半，比我显得成熟许多，生活中也对我充满了呵护。在家里，许多家务事都是我爱人操持，像煤气灶、冰箱、热水器怎么用，水管漏水找谁修，租房等等，都是她忙前忙后。她总是戏谑地说，我们家爷们儿的事都是娘们儿干，啥事也指望不着。她病倒之后，躺在床上给我说，电卡里刚买了两千度电，放在写字台最上边抽屉的右边了。晚上睡觉时，她总是对我说把肚子盖上，别着凉了。看我没有搭理她，她就干脆给我把被子或毛巾被盖好。我穿袜子

特别容易把脚后跟处磨坏，爱人就在我新买的袜子脚后跟处缝补上一块东西，她常常是一边补一边说，看你还能把脚后跟穿坏！

一天，从老家来京陪床的妹妹做了水汆羊肉丸子给她送到了病房。当时，每天下班后我都是从单位赶到医院病房吃饭。她看到妹妹做的水汆羊肉丸子味道很香，丸子汤上漂浮着碧绿的香菜也很好看，高兴地给我妹妹说，这水汆羊肉丸子可别吃完了啊，你二哥他最爱吃了。她曾给我妹妹讲，病好了的话，即使拄着拐杖能给你哥和闺女他们做个饭都行。

爱人从冀南一座古城跟我来到北京，风雨中漂泊多年，备尝生活的艰辛。爱人安葬在回民公墓后，我自然就多了一份在永定河畔的牵挂。记得她无常后的头七那天，我和亲戚游坟来到墓地。到公墓管理处接阿訇上车时，天空阴沉沉的，当我们和阿訇驱车来到山上墓地时，滂沱大雨从天而降。我想，她是不是知道我们看她来了！

一天，我带着女儿来到墓地看她。看到周围不少新坟都已立起了一方方石碑，我跟女儿商量说咱们也给你妈立个碑吧！回民墓地上立的碑，碑文除了汉字，还有用阿拉伯文写的经文。我们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是女儿说，咱们再在碑上写上一段话吧。写什么呢？女儿说，爸写几句诗吧！在爱人生病住院期间及无常之后，我写了两首诗歌，陆续刊登在了一些报刊上，也得到了朋友的一些赞赏。首都诗歌界有位资深诗人还对我说，你写的这么多诗歌，我看就这首怀念你爱人的诗写得最好。是啊，诗言志，那首名为《空轮椅》的诗歌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感受，是我一边流泪，一边写出来的。记得大约是在她离开我一周后，我去医院结账。突然想起来，借用社区工作站的轮椅被我遗忘在了病房。当我从病房里把轮椅推出来时，往日在医院里推着爱人奔波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这首诗歌后来被责任编辑把题

自改为《怀念》，还刊登在了《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我想来想去，觉得把这些诗歌放到墓碑上去还是不妥，我对女儿说，还是你给妈妈写一句话吧。女儿沉思片刻之后说，那就写“妈妈，我们永远爱你！”于是，这句话便永远地刻在了爱人的墓碑上。我想，爱人肯定会喜欢女儿这句话的。后来，每当我们去墓地看望她的时候，我们总是不约而同地去寻找墓碑上的这句话。一旦这句话进入了我们的眼帘，我们便会说，找到了，在这儿呢！

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来这里看看她。有时女儿没上学，还带上女儿。有时心里放不下她，没啥事的时候也到墓地去看看她，看过之后驱车上西五环，再奔京开高速去单位上班。有一天早上，也是她的一个纪念日，我请阿訇给她上坟之后说，老公单位今天有事，我没有请假，你好好休息吧，我赶紧去单位了。此时，我仿佛听见她用平常和我开玩笑的口气说，小老公去吧去吧，就你忙！

前不久，爱人无常两周年的时候，我带着女儿又去看她。车子过了永定河漫水桥，左前方山坡上一座高耸的塔，吸引了女儿的目光。“爸，你快看这是什么啊？”之前，在这座塔修建的时候，我虽然见过也没有在意，就随口说了一句：“这是世博园的永定塔吧！”没想到，往前走快到回民公墓门口的时候，博园大道崭新的路标出现在了眼前。此时，放眼四周，四通八达的路漂亮了，高架桥也漂亮了，回民公墓门口的环境焕然一新。离开墓地时，我轻抚着墓碑跟女儿说，你妈在世的时候特想到处逛逛、看看，现在世博园建在了回民公墓门口，让你妈抽时间也去逛逛世博会吧！女儿也接着我的话音说，妈，听我爸的话，和在墓地休息的穆斯林一起看看世博园吧！此时，我们父女俩的眼睛又湿润了。

斗转星移，斯人已去。永定河畔，回民公墓17-7-23号已成了我永远的牵挂。

■ 消息

回族作家张宝申归真一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召开

2014年10月18日，由中国穆斯林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回族作家张宝申归真一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张宝申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是北京具有代表性的工人作家之一，中国评剧院一级编剧。平生创作了多部颇有分量的戏剧作品，代表作大型评剧《黑头与四大名蛋》曾获中宣部首届“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第二届“文华新剧目奖”和第六届“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等多项大奖，成为中国评剧界的经典剧目。他的创作还覆盖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诸多门类，出版多部诗集、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曾获1981年“北京文学奖”。

座谈会上，北京作协副主席、秘书长王升山，副秘书长李智明，回族作家李佩伦、马连义等以及张宝申的亲朋好友，表达了对他的深切怀念和惋惜，追思了他在文艺创作领域和工作生活中的点滴往事，高度评价了他对中国评剧艺术和回族文学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张宝申是一位回族情感浓厚的作家，也是本刊多年来的重要作者。其小说《小镇花魁》，散文《剧坛记闻》《长官镇和长官包子》，报告文学《回族大使》等均于不同时期发表于本刊，也曾参加本刊举办的全国回族作家笔会。为表达慰问之情，本刊以及杨继国、王树理、王延辉、杨英国等京外回族作家亦致专信于会上宣读。